

郑州义务教育：入学的尴尬与困惑

本报记者 李明德 实习生 李青文/图

核心提示

每年郑州市小学新生入学时，教育部门都会喊“挤”，家长叫“难”，而“喊”声过后每年情况却依旧。建校问题、择校问题等层出不穷。孩子在哪儿上学读书，已经成为一部分家长能力的比拼。透过这种“疯狂”的比拼，折射出了义务教育所面临的诸多尴尬现状。

一个小学家长的无奈

“我该怎么办？”王铁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不断向记者重复地问到。半个月来，王铁军夫妇为了儿子小超的入学问题操碎了心。王铁军老家在新乡卫辉市。2006年，一家三口来到郑州市做小生意谋生，儿子小超在租住的附近上幼儿园。从幼儿园一直到学前班，王铁军夫妇二人几乎没做过任何难。但在今年小超上小学时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这让王铁军夫妇二人显得极为无奈。

据王铁军讲，2009年8月15日、16日为郑州市区小学新生报名时间，8月15日上午8点半他带着孩子来到租房所在的辖区丰产路小学报名，看到排队的人很多，等了大半天，结果排到了378号。等到中午下班时，才排到七八十号。下午6点下班时排到230号左右，后来他打听得知在当天的排号一共是415个。

感觉无望的他和孩子在第二天一大早就赶到学校，看到好多人手里拿着新号，问了一下工作人员才知道又来了不少人，都是8月15日没时间来报的，当时看到的新号排到九十多号。17



家长们围在一起讨论孩子入学的事

日下午他才知道16日的新号排到170多号，加上15日的415个号就是580多个号。而学校的招生简章上写的是只招生180人！

王铁军在8月16日上午11点多才进到学校报名点，工作人员看了一下他的手续，说是6证都有就是计划免疫本上少个条形码，不能登记。

无奈，他只好火速赶回老家补办手续，第二天他再次来到丰产路小学报名点，只有一个看门的人员，说没人上班，报名截止了！这让王铁军哭笑不得。后来他听报名点工作人员说学校只在15日、16日两天报名，过了时间可以去金水区教体局报名，于是他就赶到金水区教体局，到那时已是下午4点钟，办公室里咨询此类问题的人有很多，可是工作人员说他们只是政策指导和全面协调，不接受学生报名。具体的工作和权力都在学校手里。

至此王铁军彻底蒙了，孩子报名学校不收，教体局不收，那应该去哪里？采访时，他气愤地说：“义务教育有法可依，国家保证每个适龄儿童都可以上学，我们外出务工，家里除了70多岁的父母再没人带孩子，放下了叫留守儿童，也是社会问题，自己带报不了名，上民办学校小升初还是问题，我们究竟该怎么办啊？”

没办法的办法

王铁军夫妇孩子遭遇入学难问题，只是众多务工者孩子遭遇入学难的一个缩影。不要说外来务工者孩子入学难，就是本市户籍的孩子同样也面临着入学的尴尬局面。

家住二七区大学路的张先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那几天家跟打仗一样，东奔西跑，办理各种手续，忙得头晕眼花。”张先生孩子张海鹏（化名）见到记者在采访，他好奇地在记者身边转来转去，一会儿拿出妈妈给他买的新文具盒让记者看，一会儿背起书包高兴得蹦来蹦去，张先生看着孩子调皮的样子，苦笑着说：“现在做家长真难啊，6年后到初中时肯定比现在还要残酷还要艰难。”

张先生的担心不无道理，小学入学难，同样小学升初中在郑州市也是越来越疯狂。

今年到7月7日上午，郑州外国语中学小升初电脑派位现场坐满了学生家长。他们是郑州市区600名推荐生家长的部分代表，参与监督此次电脑派位活动。

在派位开始前，郑州市教育局

长崔幸福向家长们介绍了电脑派位的情况。他说：“作为教育局局长，出席这样的电脑派位活动，心情沉重而复杂，我首先向各位家长表示深深的歉意。”

据了解，郑州外国语中学今年共招收推荐生200名，其中面向中原区100名，面向金水、二七、管城、惠济4区共100名。

此前，市区各学校共推荐学生600人，推荐生人数和录取名额的比例是3:1。7月6日现场共有599个名额参加派位，1名学生自愿放弃派位。第一次参加电脑派位的家长们，七嘴八舌，讨论着派位流程、录取比例等问题。一位家长半开玩笑地说：“比我自己参加考试还紧张。”

录取结果确定后，现场是几家欢乐几家愁。被录取学生的家长忙着打电话给家人“报喜”，未录取学生的家长则面无表情。不久，一位家长说，孩子的爷爷听说孙子没被录取，在家里急得脑溢血被送进了医院。

派位结束后，崔幸福说：“郑州外国语中学举行的电脑派位活动，说明郑州提供的优质教育资源远远不能满足市民的需求，希望随着郑州教育的发展，电脑派位会自然消失。”

“疯狂”的义务教育

根据我国《义务教育法》的规定，适龄儿童、少年上学不应因户籍等因素受到不公平对待。该法律第12条规定：“适龄儿童、少年免试入学。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近入学。”然而，现实中，很多的无奈都背离了《义务教育法》规定，并且这种背离是越来越远，愈演愈烈。

据郑州市教育局副局长田保华介绍，一些学生家长为了让孩子上个好学校，不惜一切代价往心目中的学校“挤”，甚至一些学生家长铤而走险，做一些假证明。今年金水区查出有问题的手续达300多个。这个数字是相当惊人的，家长们为了让孩子上个好点的学校，可谓是煞费苦心。

正是在这样的“疯狂”择校热下，一些家长不择手段地造假，渴求蒙混过关让孩子有个好的教育环境，更甚者一些学校也参与到其中。

记者在调查采访时，接到多位家长反映郑州某中学分配生名额涉嫌造假。据市民刘女士介绍，今年中招，郑州市某中学符合学籍在总校并在总校就读的报考郑州外国语学校的名额共有11名学生。然而，在报名考试中，原

属于该中学分校的张某、李某、郝某、成某（且为转校生，更不符合规定）4个学生却到总校报考外国语学校，挤占总校分配生名额，严重侵害了总校报考外国语学校学生的利益。

在向学校反映无果后，家长们自发调查，摸清了总校的报考总人数和分数排名，并于7月7日，向郑州市教育局中招办进行反映。此后，该中学立即召开老师会下达禁令，要求“所有老师不许向学生家长再提这事了”。该校教务处主任和年级组长也找反映问题的家长谈话，解释是“特殊原因”造成；2006年学校54名教师赴外地考察时发生车祸14人死亡、16人受伤。4名教师是因教师力量不够分散到分校其他班，学籍一直在总校，应该属于借读生。

但在家长们看来，这仅是一个荒唐的借口。刘女士认为：如果说是因为这个原因安排到分校的话，那么总校这么多班难道安排不了4个学生么，傻子都知道分校和总校收费等情况不同。事实上，总校后来又转过来越好多学生，所以这种说法根本就站不住脚。再说了，同一个校园，甚至连厕所用的都是同一个，怎么就变成了“借读生”了呢？

也有知情者称，类似情况在郑州市多个中学都存在，只是因今年该中学报考外国语学校的人少，家长才查出了报考者名单和成绩排名。但对更多学校的家长来说，了解到学校分配生名额的真实情况并不容易，郑州市中招分配生这一惠民政策，已经在慢慢变味。

尴尬的义务教育

根据我国《义务教育法》的规定，适龄儿童、少年上学不应因户籍等因素受到不公平对待。可是，近年来的一些择校热和建校慢问题，与教育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种对比下，义务教育显得格外尴尬。

一位小学校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小学入学政策规定：学生家长的房产、住址、户籍三统一后，恰巧划分到某所小学入学片区，孩子就能顺利入学。但在现实生活中，因家长离异、无住房、户口未及时迁入等多种原因，不少儿童无法达到入学的必备条件。在报名结束后各学校解决的遗留问题中，又因各种实际居住情况，而产生无法及时辨别住址真伪，无法认定学生真实入学片区等问题，使得家长感到“入学难”。“入学除硬性标准外，还有许



兴华小学

多必须由人来辨别的软性因素，这也是小学生入学的难处。简单说，还是教育资源少，教育不均衡造成的。”

一位教育界人士说，教育主管部门及政府相关部门对于小学的学校建设和学校间的生源均衡认识不足，写条子、托关系等人为造成的择校热现象，更促使热点小学与非热点小学间的生源不均。

为了给适龄儿童入学“减压”。早在1994年郑州市政府就规定所有新建小区，开发商应根据入住人口，建设相应的配套教育设施。

2006年3月，郑州市以人大立法的形式对开发商建学校加以明确。《郑州市城市中小学校幼儿园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简称《条例》）明确，城市开发配套建设中小学校有三种方式：一是由开发建设单位投资建设中小学校，建成后无偿移交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管理，政府在向开发商出让土地时给予优惠；二是由开发商投资建设学校，建成后由其自办学校，按民办学校管理，但应承担本开发区域内学生的义务教育任务，由县（市、区）人民政府按协议拨付相应的教育经费；三是开发商将规划的学校用地移交政府建学校，由教育部门统一管理。

但官方公布的数字显示，从1995年至2007年，市区新建成的315个小区，配套建设教育设施的小区仅占5%。可是一些开发商认为，《条例》中由开发商建设学校的规定与《义务教育法》是冲突的。对此，开发商指出，政府是义务教育筹资的主体，建学校也应是政府的责任，政府不能将这个义务推到开发商身上。

从目前来看，《条例》有漏洞，尽管规定入住人口5000人以上的小区必须建小学，但一些开发商通过分期开发来逃避



等待报名的家长挤满了校园

责任，使每期入住人口都不到5000人。

“文件并没规定开发商不建学校咋处罚，缺少相应的监管和处罚措施，政策难免会沦为纸一纸空文。这是开发商和政府的博弈，但博弈的代价不应该让需要上学的孩子来承担。”河南万翔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华阳说。

一位教育界人士分析，政府部门是建校、制止择校的主体，一些政策出台了，就需要有监督，没有监督的政策，很难落实下去。《郑州市城市中小学校幼儿园规划建设管理条例》均对建校等做出详细的要求，但监管实施，如果要想改变今后每年仍旧会出现的学生入学难现象，建校问题就必须由相关部门督促完成，否则，随着人口增长，今后入学难问题会更加严峻。

新闻时评

国家基建领域的安全不能沦陷

昨日《新京报》报道，7月7日至8日，今年4月1日建成的石太客专沿线普降暴雨，部分地段出现路基下沉病害，造成列车限速运行，严重影响了铁路运输秩序，危及列车运行安全，被铁道部认定为铁路建设工程质量重大事故。据内部通报文件，石太客专路基下沉区段的施工、设计、监理单位已被处理。

几天前，同样是这家报纸的一篇报道，把“青藏铁路工程查出亿元假发票”的信息呈现在人们面前。坊间一直对国家基础建设领域的质量和安全问题有担忧，四万亿投资计划出炉时，这种担忧曾表现得非常强烈。现在时隔不长的两个事件，再一次暴露我国基础建设领域存在的问题，工程大、项目重要，并不让人足以相信和放心，一个工程投入使用时的锣鼓喧天，与日后该项目因相关问题被查处之间形成的反差，在我们这个社会已不鲜见。

能够被称为基础的事物，因其承载的功用而为人充分信赖。正如根系之于大木，心脏之于人体，其稳定、健康、可靠是生命体的基础，建筑作为一种创造，其基础领域如铁路、地铁、公路、桥梁、水库、机场等，当其建造和使用，应是可靠的、可信赖的，这不仅仅包括质量不出问题，还包括整个过程规范，资金的使用与安排阳光透明，人员的行为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操守规定，建筑作为比较纯粹的事业，不与贪污、违法、造假、渎职等各种问题混搅在一起，这是不容突破的底线。

然而现实并非如此。那些刚建好不久就倒塌的大桥，那些新开通就四分五裂、坑洼不平的路面，地铁塌陷，公路坍塌，住房倒塌，等等，前车之鉴可谓层出不穷。这些问题集合在一起，严重消减政府公共投资的正面效果，不只影响人们对国家建筑产品的形象认识，还会造成人们对国家公共安全观的误判。建筑标榜“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精神，对基建人们都感到不放心，更别说是基础领域的东西。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直以来，我们也强调规划、设计、施工各个阶段要加强监管，增强责任意识，这当然是必要的。但从根本来讲，这些问题非建筑领域自身所能解决。社会有基础秩序，建筑领域的活动不是在真空里进行，而是嵌入社会结构之中，与大环境有关。毫无疑问，基建如同偷吃的蛋糕，一方面我们要保证做蛋糕的人不能偷吃，另一方面外面人群即使口水垂涎，虎视眈眈，也不能近身。大家都没有忌憚，最后只能是一片混乱。让基建领域的安全恢复在人心中的应有位置，需要以此作支撑，而支撑的核心动力，主要在于把跟人民有关的事务置于他们的视野之内，千万不能黑天摸地，关门做事。

肖肇

没有文化记忆就没有文化未来

7月28日，北京市文物局发布通知表示，位于东城区北总布胡同24号院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将被保留，而清华大学内梁思成的另一处故居也将得到保护。至此，围绕梁思成和林徽因故居拆迁一事引发的坊间热议，算是告一段落。然而，可悲的是，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京城名人故居中已被拆除的比例高达1/3。（8月20日《中国青年报》）

1/3的名人故居被拆除，所释放出的信号是：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录已然残缺不堪。正像一位从事北京旧城保护的民间人士所言，以这个速度消失下去，若干年后，人们恐怕只能在网上浏览那些名人故居了。作为城市的历史文化符号，名人故居承载的是一个城市的特别记忆，也是劫后

不可重现的珍贵人文资源。让人忧虑的是，高小云故居、荀慧生故居、余叔岩故居，等等，一座又一座名人故居随着推土机的轰鸣顷刻间灰飞烟灭，这种“建设性的破坏”，消灭掉有限的文化遗迹后，昨天与今天的城市文化之间的链条衔接还会存在吗？

呼吁手下留情，呼吁谁对它们手下留情？是那些房地产资本与他们的共谋吗？这样的呼吁与其说是一种良知声音的表达，不如说是良知声音再一次被事实所嘲讽。土地价值，文物价值，对之终究有一种取舍，这种取舍的结果即为文明与野蛮博弈的结果。人们看到的多数情况是，野蛮张扬其语言暴力，文明则不断地溃散。与本土的城市不同，在巴黎，像萨特、波伏娃

这类人常去的书店、咖啡馆都会被特意标注出来，成为一处宝贵的文化遗产，而北京城名人故居最后的命运竟是一片瓦砾，竟然是不知所终。

名人故居曾是文化名人们的居所，身体和灵魂的栖息之地，它同时也是今人的精神家园。那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都镌刻着温暖的文化记忆。毁坏它们，无疑就是糟践文化。而本土文化，还剩下多少可供糟践？一个缺少文化记忆的大城，是一座空洞之城，是一座充满黑洞之城，也是一座没有文化未来之城。当后人回望这座城时，看到的竟然是处处文化废墟，它不意味着别的什么，这是一个族群的文化悲哀。

今语

门票报复性反弹 一年禁涨成笑柄



回顾一下去年4月底发改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等八部门出台“一年内只准降不准升”的禁涨初衷，可不是单纯为了一年禁涨，而是有更重要的任务和改革设想，那就是“对全国范围内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门票价格进行清理整顿”，这从《关于整顿和规范游览

参观点门票价格的通知》的名称可以看出——这个禁令的背景是，当时的景点管理和定价相当混乱，地方政府将景区当做财政的提款机，毫无节制地想涨就涨。设置一年的禁涨期，是为了冻结景点的价格，从而为整顿和规范门票价格创造空间，为清理整顿违法违规的定价行为留足时间。

所以，一年的禁涨期，主要为了整顿市场，清理违法，整顿秩序并最终完善制度，从而在根本上遏制住景点想涨就涨、勒索游客

的歪风，在制度上驯服景点的乱涨价行为。可是，有关部门已忘记了当初出台通知的初衷和承诺，既没有公布清理整顿结果，也没有拿出遏制乱涨价的新规范——一切又回到了一年前的原点。

针对舆论对景点集中涨价问题上的质问，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一摊手摆出了无奈：地方景区门票定价权在地方，目前尚未发现涨价超出政策的合理范围。可以反问一下：既然定价权在地方，那去年怎么又有权力下“一年内只能降不能涨”的禁涨令？主导景区定价并进行监管的责任应该在发改委这一级。因为公共景点并不是哪个人、哪个部门、哪个地方的私人物品，在产权上属全民所有。为了管理方便，政府可以将所有权中的部分权力让渡和委托给地方行使，但作为核心权力的定价权和受益权不可让渡。如果这种核心权力让渡了，公共景点就必然会异化地方物品，成为地方的提款机，这正是当下的现实景象，是乱涨价的制度根源，也是要着力改革的。

一年的价格冻结本是改革的良机，可惜有关部门在这个问题上少有作为。一年过去了，一切又回到了原点，景点在涨价上的报复性反弹，使“一年禁涨”成为笑柄。

曹林 漫画/王启峰

专家可玩寂寞 但请别玩汉字

8月12日，教育部就刚刚研制出的《通用规范汉字表》（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不仅恢复了51个异体字，还拟对44个汉字“动刀整形”，调整其写法。对此，多数网友表示反对。据说，此次编制的《通用规范汉字表》历时8年，经过专家全盘审查、反复研究才得以出台。（8月19日新华社）

专家在网络几成嘲讽语的代名词。为什么我们的专家有学又有识，却总是为网友不屑呢？我想主要是某些专家脱离国情和实际，总是想当然和随心所欲地“建言”，而这些建言又往往携带过多的精英意识和学术气。难怪专家建议每一出炉，就立刻成了网络笑柄，引来口水滔滔。

对于此次的汉字调整，绝大多数网友都认为这是“折腾”。学术专家往往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他们是一群精神贵族，他们都是玩智商游戏和玩概念的高手。特别是一些冷门学科的专家，比如汉语研究的专家，他们可能还很寂寞，他们又不甘于被边缘化，需要寻找一种入世的热闹感，而发怪论或可冲淡这种寂寞感——尤其当他们的奇思妙想能在某种程度上干预社会关系、影响公共程序。正是这一种成就感催生了不少专家的惊人言论。

在我看来，网友的指责并不尖刻，纳税人的钱养活的是有学术良心的专家学者，而不是像《红楼梦》里每天闲极无聊的贵族们。汉字的演变是中国历史和文化流转的自然产物，在传承中淘汰和优化，最终形成各个时代人们所公认和统一使用的文字系统。汉字不是御用工具和任何外力的产物，不是某个集团或群体的意志，更不是几个专家就能轻易颠覆的。汉字已然形成有序统一的书写和录入系统，任意更迭和改变汉字整体性，无异于绑架民族文字。

套用一句网络流行语：哥玩的不是汉字，而是寂寞！专家们可以玩寂寞，但拜托千万别玩汉字。就算玩也要自己在书斋玩，千万别玩到公共空间，别给我们添乱，行吗？

司欣